

## 哺乳期的女人

畢飛宇

斷橋鎮只有兩條路，一條是三米多寬的石巷，一條是四米多寬的夾河。斷橋鎮的石巷很安靜，從頭到尾洋溢著石頭的光芒，又乾淨又安詳。夾河裏頭也是水面如鏡，不過夾河到了斷橋鎮的最東頭就不是夾河了，它彙進了一條相當闊大的水面，這條水面對斷橋鎮的年輕人來說意義重大，斷橋鎮所有的年輕人都是在這條水面上開始他們的人生航程的。他們不喜歡斷橋鎮上石頭與水的反光，一到歲數便向著遠方世界蜂擁而去。斷橋鎮的年輕人沿著水路消逝得無影無蹤，都來不及在水面上留下背影。

旺旺家和惠嫂家對門。中間隔了一道石巷，惠嫂家傍山，是一座二三十米高的土丘；旺旺家依水，就是那條夾河。旺旺是一個七歲的男孩，其實並不叫旺旺。但是旺旺的手上整天都要提一袋旺旺餅乾或旺旺雪餅，大家就喊他旺旺，旺旺的爺爺也這麼叫，又順口又喜氣。旺旺一生下來就跟了爺爺了。他的爸爸和媽媽在一條拖掛船上跑運輸，掙了不少錢，已經把旺旺的戶口買到縣城裏去了。旺旺的媽媽說，他們掙的錢才夠旺旺讀大學，等到旺旺買房、成親的錢都掙回來，他們就回老家，開一個醬油鋪子。他們這時正四處漂泊，家鄉早就不是斷橋鎮了，而是水，或者說是水路。斷橋鎮在他們的記憶中越來越概念了，只是一行字，只是匯款單上遙遠的收款地址。

旺旺沒事的時候坐在自家的石門檻上看行人。手裏提著一袋旺旺餅乾或旺旺雪餅。旺旺的父親在匯款單左側的紙片上關照的，"每天一袋旺旺。"旺旺坐在門檻上剛好替惠嫂看雜貨鋪。惠嫂家的底樓其實就是一個鋪子。有人來了旺旺便尖叫。旺旺一叫惠嫂就從後頭笑嘻嘻地走了出來。

惠嫂原來也在外頭，一九九六年的開春才回到斷橋鎮。惠嫂回家是生孩子的，生了一個男孩，還在吃奶。旺旺沒有吃過母乳。爺爺說，旺旺的媽天生就沒有奶汁。旺旺銜他媽媽的乳頭只有一次，吮不出內容，媽媽就叫疼，旺旺生下來不久便讓媽媽送到奶奶這邊來了，那時候奶奶還沒有埋到後山去。同時送來的還有一隻不銹鋼碗和不銹

## 哺乳期的女人

鋼調羹。奶奶把乳糕、牛奶、亨氏營養奶糊、雞蛋黃、豆粉盛在銜亮的不銹鋼碗裏，再用銜亮的不銹鋼調羹一點一點送到旺旺的嘴巴裏。吃完了旺旺便笑，奶奶便用不銹鋼調羹擊打不銹鋼空碗，發出悅耳冰涼的工業品聲響。奶奶說："這是什麼？這是你媽的奶子。"旺旺長得結結實實的，用奶奶的話說，比拱乳頭拱出來的孩子還要硬掙。不過旺旺的爺爺倒是常說，現在的女人不行的，沒水分，肚子讓國家計畫了，奶子總不該跟著瞎計畫的。這時候奶奶總是對旺旺說，你老子吃我吃到五歲呢。吃到五歲呢。既像為自己驕傲又像替兒子高興。

不過惠嫂是例外。惠嫂的臉、眼、唇、手臂和小腿都給人圓嘟嘟的印象。矮墩墩胖乎乎的，又渾厚又溜圓。惠嫂面如滿月，健康，親切，見了人就笑，笑起來臉很光潤，兩隻細小的酒窩便會在下唇的兩側窩出來，有一種產後的充盈與產後的幸福，通身籠罩了乳汁的芬芳。惠嫂的乳房碩健巨大，在襯衣的背後分外醒目，而乳汁也就源遠流長了，給人以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印象。惠嫂給孩子餵奶格外動人，她總是坐到鋪子的外側來。惠嫂不解扣子，直接把襯衣撩上去，把兒子的頭攔到肘彎裏，然後將身子靠過去。等兒子銜住了才把上身直起來。惠嫂餵奶總是把脖子傾得很長，撫弄兒子的小指甲或小耳垂，弄住了便不放了。有人來買東西，惠嫂就說："自己拿。"要找錢，惠嫂也說："自己拿。"旺旺一直留意惠嫂餵奶的美好靜態，惠嫂的乳房因乳水的腫脹洋溢出過分的母性，天藍色的血管隱藏在表層下面。旺旺堅信惠嫂的奶水就是天藍色的，溫暖卻清涼。惠嫂兒子吃奶時總要有一隻手扶住媽媽的乳房，那隻手又乾淨又嬌嫩，撫在乳房的外側，在陽光下面不像是被照耀，而是乳房和手自己就會放射出陽光來，有一種半透明的晶瑩效果，近乎聖潔，近乎妖嬈。惠嫂餵奶從來不避諱什麼，事實上，斷橋鎮除了老人孩子只剩下幾個中年婦女了。惠嫂的無遮無攔給旺旺帶來了企盼與憂傷。旺旺被奶香纏繞住了，憂傷如奶香一樣無力，如奶香一樣不絕如縷。

惠嫂做夢也沒有想到旺旺會做出這種事來。惠嫂坐在石門檻上給孩子餵奶，旺旺坐在對面隔著一條青石巷。惠嫂的兒子只吃了一隻奶子就飽了，惠嫂把另一隻送過去，她的兒子竟讓開了，嘴裏吐出奶的泡沫。但是惠嫂的這只乳房脹得厲害，便決定擠掉一些，惠嫂側身站

## 哺乳期的女人

到牆邊，雙手握住了自己的奶子，用力一擠，奶水就噴湧出來了，一條線，帶著一道弧線。旺旺一直注視著惠嫂的舉動。旺旺看見那雪白的乳汁噴在牆上，被牆的青磚吸乾淨了。旺旺聞到了那股奶香，在青石巷十分溫暖十分慈祥地四處瀰漫。旺旺悄悄走到對面去，躲在牆的拐角。惠嫂擠完了又把兒子抱到腿上來，孩子在哼唧，惠嫂又把襯衣擦上去。但孩子不肯吃，只是拍著媽媽的乳房和自己玩，嘴裏說一些單調的聽不懂的聲音。惠嫂一點都沒有留神旺旺已經過來了。旺旺撥開嬰孩的手，埋下腦袋對準惠嫂的乳房就是一口。咬住了，不放。惠嫂的一聲尖叫在中午的青石巷裏又突兀又悠長，把半個斷橋鎮都吵醒了。要不是這一聲尖叫旺旺肯定還是不肯鬆口的。旺旺沒有跑，他半張著嘴巴，表情又愣又傻。旺旺看見惠嫂的右乳上印上了一對半圓形的牙印與血痕，惠嫂回過神來，還沒有來得及安撫驚啼的孩子，左鄰右舍就來人了。惠嫂又疼又羞，責怪旺旺說："旺旺，你要死了。"

旺旺的舉動在當天下午便傳遍了斷橋鎮。這個沒有報紙的小鎮到處在口播這條當日新聞。人們的話題自然集中在性上頭，只是沒有挑明瞭說。人們說："要死了，小東西才七歲就這樣了。" 人們說："斷橋鎮的大人也沒有這麼流氓過。" 當然，人們的心情並不沉重，是愉快的，新奇的。人們都知道惠嫂的奶子讓旺旺咬了，有人就拿惠嫂開心，在她的背後高聲叫喊電視上的那句廣告詞，說："惠嫂，大家都'旺'一下。" 這話很逗人，大夥都笑，惠嫂也笑。但是惠嫂的婆婆顯得不開心，拉著一張臉走出來說："水開了。"

旺旺爺知道下午的事是在晚飯之後。儘管家裏只有爺孫兩個，爺爺每天還要做三頓飯，每頓飯都要親手給旺旺喂下去。那只不銹鋼碗和不銹鋼調羹和昔日一樣銜亮，看不出磨損與銹蝕。爺爺上了歲數，牙掉了，那根老舌頭也就沒人管了，越發無法無天，嘮叨起來沒完。往旺旺的嘴裏喂一口就要嘮叨一句，"張開嘴吃，閉上嘴嚼，吃完了上床睡大覺。""一口蛋，一口肉，長大了掙錢不發愁。" 諸如此類，都是他自編的順口溜。但是旺旺今天不肯吃。調羹從右邊喂過來他讓到左邊去，從左邊來了又讓到右邊去。爺爺說："蛋也不吃，肉也不咬，將來怎麼掙鈔票?" 旺旺的眼睛一直盯住惠嫂家那邊。惠嫂家的鋪子裏有許多食品。爺爺問："想要什麼?" 旺旺不開口。爺爺說："德芙巧克力?"

## 哺乳期的女人

爺爺說："親親八寶粥？" 旺旺不開口，親親八寶粥旁邊是澳洲的全脂粉，爺爺說："想吃奶？" 旺旺回過頭，淚汪汪地正視爺爺。爺爺知道孫子想吃奶，到對門去買了一袋，用水沖了，端到旺旺的面前來。說："旺旺吃奶了。" 旺旺咬住不銹鋼調羹，吐在了地上，順手便把那只不銹鋼碗也打翻了。不銹鋼在石頭地面活蹦亂跳，發出冰涼的金屬聲響。爺爺向旺旺的腮邊伸出巴掌，大聲說："撿起來！" 旺旺不動，像一塊鹹魚，翻著一雙白眼。爺爺把巴掌舉高了，說："撿不撿？" 又高了，說："撿不撿？" 爺爺的巴掌舉得越高，離旺旺也就越遠。爺爺放下巴掌，說："小祖宗，撿呀！"

是爺爺自己把不銹鋼食具撿起來了。爺爺說："你怎麼能扔這個？你就是這個喂大的，這可是你的奶水，你還扔不扔？啊？扔不扔？--還有七個月就過年了，你看我不告訴你爸媽！"

按照生活常規，晚飯過後，旺旺爺到南門屋簷下的石碼頭上洗碗。隔壁的劉三爺在洗衣裳。劉三爺一見到旺旺爺便笑，笑得很鬼。劉三爺說："旺爺，你家旺旺吃人家惠嫂豆腐，你教的吧？" 旺旺爺聽不明白，但從劉三爺的皺紋裏看到了七拐八彎的東西。劉三爺瞟他一眼，小聲說："你孫子下午把惠嫂的奶子啃了，出血啦！"

旺旺爺明白過來腦子裏就轟隆一聲。可了不得了。這還了得？旺旺爺轉過身就操起掃帚，倒過來握在手上，揪起旺旺沖著屁股就是三四下，小東西沒有哭，淚水汪了一眼，掉下來一顆，又汪開來，又掉。他的淚無聲無息，有一種出格的疼痛和出格的悲傷。這種哭法讓人心軟，叫大人再也下不了手。旺旺爺丟了掃帚，厲聲詰問說："誰教你的？是哪一個畜生教你的？" 旺旺不語。旺旺低下頭淚珠又一大顆一大顆往下丟。旺旺爺長歎一口氣，說："反正還有七個月就過年了。"

旺旺的爸爸和媽媽每年只回斷橋鎮一次。一次六天，也就是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。旺旺的媽媽每次見旺旺之前都預備了好多激情，一見到旺旺又是抱又是親。旺旺總有些生分，好多舉動一下子不太做得出。這樣一來旺旺被媽媽摟著就有些受罪的樣子，被媽媽擺弄過來又擺弄過去。有些疼。有些彆扭。有些需要拒絕和掙扎的地方。後來爸爸媽媽就會取出許多好玩的好吃的，都是與電視廣告幾乎同步的好東西，花花綠綠一大堆，旺旺這時候就會幸福，愣頭愣腦地把肚子吃壞

## 哺乳期的女人

掉。旺旺總是在初三或者初四開始熟悉和喜歡他的爸爸和媽媽，喜歡他們的聲音，氣味。一喜歡便想把自己全部依賴過去，但每一次他剛剛依賴過去他們就突然消失了。旺旺總是撲空，總是落不到實處。這種壞感覺旺旺還沒有學會用一句完整的話把它們說出來。旺旺就不說。初五的清早他們肯定要走的。旺旺在初四的晚上往往睡得很遲，到了初五的早上就醒不來了，爸爸的大拖掛船就泊在鎮東的闊大水面上。他們放下一條小舢板沿著夾河一直劃到自家的屋簷底下。走的時候當然也是這樣，從窗櫺上解下繩子，沿夾河劃到東頭，然後，拖掛船的粗重汽笛吼叫兩聲，他們的拖掛船就遠去了。他們走遠了太陽就會升起來。旺旺趕來的時候天上只有太陽，地上只有水。旺旺的瞳孔裏頭只剩下一顆冬天的太陽，一汪冬天的水。太陽離開水面的時候總是拽著的，扯拉著的，有了痛楚和流血的症狀。然後太陽就升高了，蒼茫的水面成了金子與銀子鋪成的路。

由於旺旺的意外襲擊，惠嫂的餵奶自然變得小心些了。惠嫂總是躲在櫃檯的後面，再解開上衣上的第二個鈕扣。但是接下來的兩天惠嫂沒有看見旺旺。原來天天在眼皮底下，不太留意，現在看不見，反倒格外惹眼了。惠嫂中午見到旺旺爺，順嘴說："旺爺，怎麼沒見旺旺了？" 旺旺的爺爺這幾天一直羞于碰上惠嫂，就像劉三爺說的那樣，要是惠嫂也以為旺旺那樣是爺爺教的，那可要羞死一張老臉了。旺旺爺還是讓惠嫂堵住了，一雙老眼也不敢看她。旺旺爺順著嘴說："在醫院裏頭打吊針呢。" 惠嫂說："怎麼了？好好的怎麼去打吊針了？" 旺旺爺說："發高燒，退不下去。" 惠嫂說："你嚇唬孩子了吧？" 旺旺爺十分愧疚地說："不打不罵不成人。" 惠嫂把孩子換到另一隻手上去，有些責怪，說："旺爺你說什麼嘛？七歲的孩子，又能做錯什麼？" 旺旺爺說："不打不罵不成人。" 惠嫂說："沒有傷著我的，就破了一點皮，都好了。" 這麼一說旺旺爺又低下頭去了，紅著臉說："我從來都沒有和他說過那些，從來沒有。都是現在的電視教壞了。" 惠嫂有些不高興，甚至有些難受，說話的口氣也重了："旺爺你都說了什麼嘛？"

旺旺出院後人瘦下去一圈。眼睛大了，眼皮也雙了。嘎樣子少了一些，都有點文靜了。惠嫂說："旺旺都病得好看了。" 旺旺回家後再也不坐石門檻了，惠嫂猜得出是旺爺定下的新規矩，然而惠嫂知道旺

## 哺乳期的女人

旺旺躲在門縫的背後看自己餵奶，他的黑眼睛總是在某一個圓洞或木板的縫隙裏憂傷地閃爍。旺旺爺不讓旺旺和惠嫂有任何靠近，這讓惠嫂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。旺旺因此而越發鬼祟，越發像幽靈一樣無聲遊蕩了。惠嫂有一回抱著孩子給旺旺送幾塊水果糖過來，惠嫂替他的兒子奶聲奶氣地說："旺旺哥呢？我們請旺旺哥吃糖糖。"旺旺一見到惠嫂便藏到樓梯的背後去了。爺爺把惠嫂攔住說："不能這樣沒規矩。"惠嫂被攔在門外，臉上有些掛不住，都忘了學兒子說話了，說："就幾塊糖嘛。"旺爺虎著臉說："不能這樣沒規矩。"惠嫂臨走前回頭看一眼旺旺，旺旺的眼神讓所有當媽媽的女人看了都心酸，惠嫂說："旺旺，過來。"爺爺說："旺旺！"惠嫂說："旺爺你這是幹什麼嘛！"但旺旺在偷看，這個無聲的秘密只有旺旺和惠嫂兩個人明白。這樣下去旺旺會瘋掉的，要不就是惠嫂瘋掉。

旺爺在午睡的時候也會打呼嚕的。旺爺剛打上呼嚕旺旺就逃到樓下來了。趴在木板上打量對面，旺旺就是在這天讓惠嫂抓住的。惠嫂抓住他的腕彎，旺旺的臉給嚇得脫去了顏色。惠嫂悄聲說："別怕，跟我過來。"旺旺被惠嫂拖到雜貨鋪的後院。後院外面就是山坡，金色的陽光正照在坡面上，坡面是大片大片的綠，又茂盛又肥沃，油油的全是太陽的綠色反光。旺旺喘著粗氣，有些怕，被那陣奶香裹住了。惠嫂蹲下身子，撩起上衣，巨大渾圓的乳房明白無誤地呈現在旺旺的面前。旺旺被那股氣味弄得心碎，那是氣味的母親，氣味的至高無上。惠嫂摸著旺旺的頭，輕聲說："吃吧，吃。"旺旺不敢動。那只讓他牽魂的母親和他近在咫尺，就在鼻尖底下，伸手可及。旺旺抬起頭來，一抬頭就汪了滿眼淚，臉上又羞愧又惶恐。惠嫂說："是我，你吃我，吃。--別咬，銜住了，慢慢吸。"旺旺把頭靠過來，兩隻小手慢慢抬起來了，抱向了惠嫂的右乳。但旺旺的雙手在最後的關頭卻停住了。旺旺萬分委屈地說："我不。"

惠嫂說："傻孩子，弟弟吃不完的。"

旺旺流出了淚，他的淚在陽光底下發出六角形的光芒，有一種爍人的模樣。旺旺盯住惠嫂的乳房拖著哭腔說："我不。不是我媽媽！"旺旺丟下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回頭就跑掉了。惠嫂拽下上衣，跟出去，大聲喊道："旺旺，旺旺……"旺旺逃回家，反門上門。整個過程在幽靜

## 哺乳期的女人

的正午顯得驚天動地。惠嫂的聲音幾乎成了哭腔。她的手拍在門上，失聲喊道："旺旺!"

旺旺的家裏沒有聲音。過了一刻旺爺的鼾聲就中止了。響起了急促的下樓聲。再過了一會兒，屋裏發出了另一種聲音，是一把尺子抽在肉上的悶響，惠嫂站在原處，傷心地喊："旺爺，旺爺!"

又圍過來許多人。人們看見惠嫂拍門的樣子就知道旺旺這小東西又"出事"了。有人沉重地說："這小東西，好不了啦。"

惠嫂回過頭來。她的淚水泛起了一臉青光，像母獸。有些驚人。惠嫂兇悍異常地吼道："你們走! 走--! 你們知道什麼?"